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六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為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為劉安語又肯取乎

老子解

千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椽杙龍吟虎嘯
至音也尚頰舌之感者必下於蛙龜故曰大音希聲
大器晚成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竒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
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
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蹶實而麒麟王之
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

式退為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關尹子

今世有關尹子其文出於後人偽撰不類春秋時文
也按列子仲尼篇引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
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
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
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
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惟默而性成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

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又說符篇引關尹子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

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按此二條皆精義格言今之偽撰者曾無一語類是可證矣關尹子書雖亡觀此二條亦嘗鼎一臠矣乎

關尹子妙語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虜能捕虜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

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教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夭闕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

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贗售偽也

莊子解

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竒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

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疾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
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
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
其脰有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顧脰肩即
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
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
字竒處絕妙又惡識所謂竒妙千百八載作者之意
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
內則外晉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鯢鯢皆以鯢為魚
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南史吉
玘傳鯢

鯢螻蟻尚貪其生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
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
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林疑
獨註

莊子天籟一節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
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
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先則善惡不萌
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
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

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林疑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脩身也碧虛

光

儻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世為勞

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羈體

解其天發隳其天表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

弓之在發如書之在表呂惠卿曰解發則弛張莫拘

墮表則卷舒無礙

狝帝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

卿曰圃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知北

萇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

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

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

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

之道而流為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

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

之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

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倮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柰何者命稟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

於秋天李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玄也

康節論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柰何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所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莊子語暗合中庸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

而變也神動而天隨無為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淮南述莊子語

莊子云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成文妙矣淮南述之曰凍者假羔衣於春暘者望冷風乎秋又較明白古人辭必已出而不相齟如此

莊子論經不言禮樂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為朱子之所深取且曰莊子是大秀才荀子不及信矣或謂其遺禮樂而不言以議其失非也

莊子之言多舉略以例詳如九淵之名止列其三是也六經而舉其四則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推之可知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示人以知要也詩言思無邪則易之時書之中咸可例推莊生之言亦孔門家法也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晏子語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塊此晏子語也今

例知為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管子韻語

管子之文多用韻語如云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晝日恒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作堂作室者詩所謂上入執宮也又言堤坊之利曰民得其饒是謂流膏又言五粟功也又言堤坊之利曰民得其饒是謂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狀云淖而不衄剛而不斲不濇車輪不汚手足其造語之妙秦漢以後人豈能及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未音歷又曰見祥而為不可則祥反為禍見妖而迎

以德則妖反為福

福叶音逼

皆極文字之妙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陸子

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拱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五伯要駕六國推輶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史青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萋室太師持銅

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
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
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剪調云云其文義
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
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未叔
作隴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
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文中子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拚洗論語之文
插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
揖者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
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
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
舖資餼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
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
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

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淮南子載格言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此五語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舉以教子也然五語之中澹泊寧靜二語足以該下

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又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孔明思邈同引淮南子語而優劣不同也

淮南太玄法言新書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



缺P13

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汲冢文誣

汲冢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末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為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漢人好作隱語

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云黃

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譎幽奧之辭書云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遠揚求救於楚師喻智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檀弓之蠶績狸首淳于髡之蟹螺甌婁襍見於禮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諸書言無微而可畧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俳優之雄爾

梅福語

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乃棄官
隱洪崖及玉笥山

又人作偽書

劉歆七畧叙稗官小說以周書為首即晉代所伐豕
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十之一爾其中言舜囚堯禹
距舜伊尹通末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
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誣聖多矣
其後有十洲記漢武帝內傳神異經洞冥記晉有王
子年拾遺記梁有四公子傳一曰蜀闖上音攜下二
音琛入聲

曰鬪杰

上音萬入
声下音曷

三曰戮黜

上音順
下音湍

四曰仇胥

上音
掌下音

音皆以奇字湊合傳凡數千言皆無足觀而託名沈

約可笑也唐人天寤遺事五代王仁裕撰尤淺陋疑
亦託名王仁裕予觀仁裕所撰玉堂閒話不如是虛
妄也宋有碧雲驥則誣善醜正甚矣又有雲仙散錄
清異錄偽撰杜詩注嫁名東坡一切可以焚棄

孔明戒子書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
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于亂

孔明為後主寫申韓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揆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竒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荅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宋人譏荀卿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荀丘子同事荀卿荀丘子脩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慙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

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益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

歟

魏鶴山語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九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子由論書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

非深於文者不能為此言

黃潤玉

四明黃潤玉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采字從罔不不花蒂窻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遊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

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皆有理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毋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偽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

者無筭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
而天寶遺事杜詩偽蘇注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
焉噫

魯仲連顏蠲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蠲而皆惜其未聞道
亦名言也

易略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
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
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
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
書殆將廢矣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
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
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
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無樂極樂

文子能至于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佛
書言於不樂中求極樂於極樂中求不樂於此言互
相發亦至理也

膠膠擾擾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
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
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為物有粘着之意
解則有頽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
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
綦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

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
倘如旦飢而毛詩怒如朝飢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
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
之比也

天闔天摠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闔也
况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闔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
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摠聚也天心摠則陰陽和
此皆格言也天闔天摠文字尤奇

天聰天明

韓非子云寄於天聰以聽乘于天明以視此古之格言而非引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結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堯夫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

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瞋瞋與瞬同史云頤指

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文觀我朵
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朵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注
以足通指曰躡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犁
老播棄艷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蟪蛄蜩螗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
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
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

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
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宿於田更

列子云禾生伯子

名人姓

出行經堦外宿於田更更訓

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
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明道若昧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
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
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

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祚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相之

喬宇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瑣之語

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滅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宇鬼瑣者也

逍遙遊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野馬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

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堅瑕

管子曰攻堅則軻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

相近而誤也

陽鱈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鱈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鱈化而為魴喬從魚為鱈字義乃全

押闔

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音擺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餽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

所謂以不言餽之也

迓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迓鼓人多不解為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為迓曲名村里迓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迓鼓者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

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瀆不可忍論或
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酌嘗不知限劑至使有
傷於流血踣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
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
動蹈舊典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
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為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
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
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
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
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

能變可怪哉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
雉噫猶歌嘆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
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
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三全

亢倉子
格言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六全

管子處義氏作六窠以迎陰陽周人循六窠以明陰陽見輕重篇窠音計音義亦同蓋計筭之義故引之以為輕重之證也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算而精研故號曰計然又作研又作計倪漢碑亦作窠研

華實

後漢書引老子君子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虞喜志林曰諸葛恪不納呂岱十思之言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又魏書云曹子桓丕之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楨家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杜伯射王下鄙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冤鬼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竒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為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

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
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
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
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
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
伯司工錡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
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柰何
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
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
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為左祝
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
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
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
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蠹子數托名康節
豈不厚誣前賢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六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七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吳越春秋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史記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湏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

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
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
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
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胷無怪其然獨可爲一
二好古之士道耳

穆王史記解

汲冢周書史記解一篇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
亡國二十八君以爲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
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
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

特表出之

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
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
裏也元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士行序定宇陳氏通
鑑續編衍其說云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
成一家之言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爲一
代之制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
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
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

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
此論甚新余嘗欲以漢唐以下事之奇奧罕傳者彙
之而以蘇李曹劉李杜韓孟詩證之名曰詩史演說
衰老無暇當有同吾志者

春秋國之鑑

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
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
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

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
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
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
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
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
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顯花倫金壽不知爲
何科大魁况考論洪荒之世乎

漢書列于紀年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
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旣參

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爲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

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矣

太史公律書

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駘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駘農民以效商之爲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敘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

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老泉評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
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鍊爲差愈
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
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寶錄而讀之意其可拳
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
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傅遊藝死
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傅遊藝言之也游藝
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翬再返乎古人
目曉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
處實中前人之膏盲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

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

後學焉

劉子玄子鍊
作史例三卷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
表繁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
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
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

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藩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澠錄中載其數處以舊

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裁晦澁事旣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舊唐書文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馬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

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所
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
何後元崇曰臣官踈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
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
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
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
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
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
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

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
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
竊權要之地繼以常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
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
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
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
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
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
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上皇
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

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即心不安而况敢
爲之哉又曰自燕欽融帝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
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
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
之任或出于闈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
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
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爲商
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
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
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

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
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
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
可元崇遂居坐天下稱賢相焉

新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
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
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
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
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

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
朝猴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
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
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
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常月將以忠被罪
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
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闖梁亂天下國家爲
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戕魏吳
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
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
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
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
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
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
監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

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拊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

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

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
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
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
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
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
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
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
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
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
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
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
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
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
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
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旣非所長而古
文又未經心其踈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于
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
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
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
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
幸矣

野史不可盡信

野史不可盡信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祿山
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如誣
趙清獻娶倡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辯之
至于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

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又
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爲正之
近日李默怨先太師不與翰林及刻孤樹裒談雜入
王瓊讎家誣辭嶺南梁億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與
先太師同年同官本無嫌隙特所趨不同耳億著皇
明通紀隱沒先太師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
革之際迎立之詔江彬之擒皆匿而不書乃以宸濠
護衛之請謂先君與之時先君丁憂于家也先君不
草威武大將軍勅幾陷于危乃舉而歸之梁公不知
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

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無乃欲蓋而彌章乎其他如灼艾集武官所輯尤不足據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

又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

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巘山尖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竒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
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
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
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
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
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巘峯又
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

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
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於嶽麓書院者
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
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竒矣
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
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
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
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䟽事哀勞餘伸裡舊塞昏
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予又考
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

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
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緹入模之凡七十餘
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樁六字可辯餘叵識後復追尋
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崑山有自然仙篆以
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翦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岫
嶁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閔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予旣得禹碑刻作禹碑歌

扶風縣夫子廟碑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
者唐大曆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

今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曆相去
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
古字地作墜三作式道作衢子作墻光作光唐作駮
天作死善作善遊作逕曹作曹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
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
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
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
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

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窟不窟
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
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
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
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
亦迂哉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
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
谿典彈議卽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

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
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
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
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
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
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
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註引
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
存者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

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芳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污秦明矣宋子虛言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揚子曰予觀關羽上王壘牋云壘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壘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闔苞著之乾象義文垂之易卦初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

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躰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

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廣文選

予閱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玉微詠賦乃誤玉爲王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其疏謬如此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

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于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辯僞朝字惜未見此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周后稷世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

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

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

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豈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

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巧說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

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

漢世武技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之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

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
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爲書紀異也晉書書
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
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目爲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
麟乎讀者愛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錢鏐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
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
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
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

魚鷄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
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
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
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
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
氏重歛之雷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
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
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歛民怨之事若
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老泉公論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胷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爲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

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姚璿諂武后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璿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爲同等可汚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

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爲史中笑柄耳宋汪
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佞之召本爲尊
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
遂與姚瑋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
之論哉

李泌家傳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多其功大於魯
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
家傳爲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
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

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帝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帝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
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爲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
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於趾往不勝爲咎二子
之謂乎

袁生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
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
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

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酌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濟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爲衣後漢袁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文失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

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着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捷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晉惠帝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桓溫誣海西公

晉廢帝爲桓溫所廢降爲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

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誕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揚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謠言傳布人遂以爲實矣溫旣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爲辭按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旣廢之後終日酣暢耽于內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溫矯詔之辭姦黨僞造之謠其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溫公通鑑書此亦不分別史氏之方其可盡信乎

包誣

包誣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凌準誣郭子儀奪王甫之功李肇之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瑗誣陸宣公計誣竇參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成人之美者往往信之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况司馬溫公通鑑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綱目乃升爲正文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筆非朱本意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

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雍字伯淳蜀人也爲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謚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志云仲淹父名墉爲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妣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不考之誤至此世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

王庭珪

陳桎續宋元綱目書王庭珪送胡銓詩逢秦檜之怒分注云貶辰州以死按鶴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檜死

後還家年八十九歲孝宗召見年老足弱令一孫扶上殿孝宗慰諭再三特官其孫以此考之庭珪未嘗死於辰州也後世多以正史證小說之誤小說信多詆訛然拜官召見昭昭在當時耳目必不敢謬書如此是小說亦可證正史之誤也緣定宇一時信筆辰州下多增以死二字爾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虞雍公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

和臣卽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眉山任熒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掎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掎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

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入市和之
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允文采石之戰
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
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邨
鄆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
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
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
國方興而兀術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
之主無道遇弒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
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

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
不見於史而見于任燮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
見於史而見于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海鱗船

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鱗輕而駛紹興辛巳
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
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
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
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
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

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久馬之目只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

楊誠齋海
鏞船賦序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畢炕死節比顏平原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垌銘而炕之名不書于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温公

通鑑亦失書

柳沆獻替比陸贄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沆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放歸田里見于東坡文而唐書不爲沆立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勾渠破膽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附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奏遣諸王爲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爲社稷功矣唐書不載故特爲表出之當時杜甫救房瑄亦不及此事其後

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于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爲
妄言陳東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佑之紛更謂
黨人子孫爲謬賞以蘇黃文章爲末藝擬程子之學
于墨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尤力蓋
自紹聖以來儉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荆舒爲師人
以章蔡爲賢邪說諛行沉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
艾不薶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獸信
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卯之誅耶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七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八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
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
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
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
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烏明金
提軒轅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

往如此

神農本草

白字本草相傳以為神農之舊未必皆出於神農後人增之爾然其中如腸鳴幽幽又云勞極洒洒又云髮髮療小兒癩大人瘞仍自還神化又云立冬之日菊卷栢先生為陽起石桑螵蛸凡十物使主二百草為之長立春之日木蘭射干先生為柴胡半夏使主頭痛四十五節立夏之日蜚廉先生為人參茯苓使主腹中七節保神守中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為牡蠣烏喙使主四肢二十三節立秋之日白芷防風

先生為細辛蜀漆使主胸背二十四節此文近素問恐非後世鑿能為也又據此文以立冬為首別考緯書謂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黃帝建子至禹建寅宗伏羲商建丑宗神農周建子宗黃帝所謂正朔三而改也立夏之後復列夏至而後言立秋與素問長夏之說同所謂五氣順布行四時也

黃帝巾凡銘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慧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

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士多
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

湯文武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
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
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
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
子微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
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

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周公大禹

東坡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
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古聖賢壽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
歲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
百八十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三十歲見北史
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
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百三十

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羿射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竒異哉

逆取順守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為季非也其字作芻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郡字有从此為偏傍者可証為君字無疑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辟雍非大學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大學所以集儒林高謀所以祈休祥既稱大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大學也明矣

興王良佐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棊所用敗棊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持表出之

井田封建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于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

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封建

昔之論封建者曹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
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
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裨
之曰封建始于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
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
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
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
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

篡弒矣昆吾雉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
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大
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
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
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
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馬在乎夾輔馬在乎至
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草
管鳥在其為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為述職之
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為建國之
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

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為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冊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為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

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群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于一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麾之門墻之外矣

董子論養生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

中年者倍新壯

謂二十日也

始衰者倍中年

四十日也

中衰者

倍始衰

八十七日也

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

十月也

而與天

地同節矣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涸秋而睽冬養微陽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收斂之藏又曰壽者疇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疇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疇于不久故曰壽者疇也

春秋孟子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

善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

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其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邵農明帝永平

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為君臯益為臣有使民盼盼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矣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臯益豈不若宋代州縣之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

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秦之惡

秦之惡天下之所同惡也故曰強秦言其不聽也曰暴秦甚矣曰嫚秦言其無禮義也曰孤秦言天下所不與也曰獷秦以犬况之也抑又甚矣曰無義秦曰無道秦惡之至矣盡矣孔孟不如其邦所以為聖為大賢魯仲連不肯帝之所以為高士也與古之姦臣何代無之其惡未有如秦檜之甚者也人之惡之亦

未有如惡檜之甚者也至其子若孫不肯祖之是其
餘殃百世猶未斬也

秦一統十五年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
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
丘之死為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
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
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
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
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道定信矣劉

氏書法尹氏發明不能一言贊之何哉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
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
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
難之文即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公冶長通鳥音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
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灾白樂天烏鶴贈荅詩序云
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

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鷄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惟城也二子亦以取鷄失侯一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

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荅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

兕寡婦之手與劉知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况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最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况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

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盖確論也然則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大明之今日乎

宋之人君勤身

唐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宋太祖內訓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事見呂大防奏議余謂人主宮闕深遠輿輦不為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迴數十步之間何必乃爾况皆起自徒步寒儒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
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
富弼母卒仁宗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
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
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
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孔明淵明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
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趙清馱不知周茂叔

宋世小說謂趙清馱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周
公詩云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知之深
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耳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
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
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
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
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

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李綱四人持正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錄獨李綱傅崧卿曾機移疾不行元李术魯翀不拜西僧國師偉哉四公也近有為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

橫玉三公而拜狸奴者吁異哉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

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人主儉德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購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蛟幃三齊衽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衽

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衽字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傳燮斥言中宦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輿襯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楚一也而有陳涉焉

襄強焉景駒焉懷王焉項羽焉蓋八年之間楚凡五
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焉臧荼焉盧綰焉呂通焉
蓋三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而有武成
焉趙歇焉張耳焉呂祿焉蓋二十九年之間而趙凡
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焉鄭昌焉韓王信焉蓋
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班二表受封之異易
姓之殊稍欠分別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
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
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為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國有
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
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
為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
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
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
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
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

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衄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如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歌輩頭會箕歛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贖貨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之以晉隋南北五代之君猶有慚德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一列於二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此近日姜南之論如此邇年

聖明獨斷去元世祖像禮官猶以舊制當遵不思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

上去之者聖人之義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陳張二寇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其後二寇之敗卒如

聖料比之漢高之料項籍過之矣

內夏外夷

漢宣帝時徙羗於三輔其後光武以南單于款五原塞又居匈奴於雲中兩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羗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

種於滎陽履霜堅冰蓋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猶
夏雜種雲擾而亂華吞噬神臯丘墟帝宅紫陌移於
黽穴赤縣剪為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
狄之禍兆端於元海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
於蒙古極矣非我

太祖一驅除之生民之類將滅矣所以功高湯武而
治比堯舜非以此哉

禦戎無上策

禦戎無上策當以氣數勝謂中國治則陽長而陰消
夷狄陰也焉得不消亂則反是唐人仲訥之言也丘

文莊大學衍義補歷引古人禦戎之說惜獨遺此

媯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媯徒音陽方言
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有
美一人陽如之何言我柰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
人何亦此意李太白詩芙蓉帳底柰君何

徙斯訓

牧誓庸蜀羌髳玁狁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雋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斯祚都取大注斯及祚都二國名
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櫟榆也此斯

即西南夷之徙王篇作鄭注狄國夏為防風氏周為
髣漢之實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髣也徙也斯也叟也
鄭也實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
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

濮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
蚡冒始啟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
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拆腰濮赤口濮
黑棘濮爾雅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
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

哀牢即米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
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爾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曰願陛
下以禽獸畜之

雕題繡脚

南夷有雕題金齒有繡脚蠻

蜀才

注疏中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即范長生蓋別無
所見也陳子昂集有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

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
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蜀音葵字一作蜀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
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
事何其相類

蜀詩人

唐時蜀之詩人陳子昂於季子閻丘均李白阮咸雍
陶劉灣何兆李餘劉猛人皆知之北夢瑣言云符載
楊衡宋濟張仁寶皆蜀人栖隱青城山符載字厚之

文學武藝雙絕文見唐文粹楊衡詩見唐音宋濟詩
止有東陵美女一首張仁寶閻中人見劉後村千家
詩

又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餘成都雍陶成都裴

廷裕成都劉琬射洪唐珠嘉州陳詠青神岑倫成都符載成都雍裕

之成都王嚴綿州劉暎綿州李渥綿州田章綿州柳震雙

阮咸成都劉灣蜀人張曙巴州僧可朋丹稜扈處哀蜀人毛文錫

蜀人朱桃椎蜀人杜光庭青城若張贛常莊牛嶠歐陽烟皆

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嘗欲裒集其詩為一帙而未

暇焉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於蜀曩氏夷揆袁旣字道繁其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籬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尔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蜀詩人王謙

王謙蜀人有詩一卷中有約趙冰壺賞海棠一篇云

湘羅壓繡華春風瑤姬慢舞香裊紅細腰百轉弓靴穩銀鷺金鳳花成叢六么換手調絃索一串妖聲穿綉幙沉翠飛香天正樂寒玉團團貼天角其詩絕如李賀嘗一嚮可知鼎味也

蜀士在唐居首選者

吾蜀士在唐居首選者八人垂拱三年射洪陳伯玉開元四年內江范金卿貞元七年閬州尹樞元和八年樞弟尹極太中七年綿州于環太始五年夔州李遠八年成都李餘龍紀元年巴州張曙

蜀賢五相

謝疊山母制機墓誌宋中興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温
游景仁謝德方五賢相皆蜀人也

蜀八仙

譙秀蜀紀載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即鬼容區隱於
鴻冢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今之青羊宮三曰
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
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
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爾
朱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洞中好事繪為

圖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群
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
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
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
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
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
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

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為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楊雄蜀本紀云黃帝娶於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變童崽子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變童卅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皆指變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張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

已行盡關山無一人

鏤臂或謂之劄青狹斜游人與倡狎多為此態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衙前散從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內班門子也

散從今之外班皂隸也

見韓魏公奏

牝朝

唐人目武后之世為牝朝

春宵秘戲圖

楊升菴文集 卷八 十五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
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
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
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為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
古矣

呂將軍貂蟬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榼
榼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獬婢

南史王琨獬婢所生

獬音搔今罵
奴本此

絡耕道

唐隱士絡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圍碁勢

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見圍碁賦玉壺銀臺車箱井闌
皆碁勢名見漢武帝賦

五情六情

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形
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鈎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子為
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寬大戌丑為
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哀樂喜行

寬大怒行陰賊好行貪狼惡行公正樂行奸邪陽主
生故天干有合甲巳為中正之合乙庚為仁義之合
丙辛為威權之合丁壬為淫泆之合戊癸為無情之
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之遺

桓玄時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
言其敗死玄之敗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沉之江中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
深深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即且須縮有識之者

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
以巳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慙鼠獄智乏鷄
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芳札良書

坐擁良書

趙景

遲還芳札

張率

辯大明寺壁上隱語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
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糸四柱烈
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班義一見即能辯之
乃八字隱語也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春帖

海日啣規忽覺人間之曉宮花剪綵恍疑天上之春
元終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乘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
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
皇甫謐言厚葬之禍

剥臂捥金環捫腸求珠玉

文符如雨

文符如雨義之疏催迫急星李密

百函十札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南史

十行細札光武傳

射人意

劉勝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玄畫楊繪塑陳簡齋詩
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太白見崔顥黃鶴樓
詩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華牘

華牘○芳訊○良書○寶札○瓊音○瑤緘○慶削
○蘭訊宋人四六多用之

墨汁

劉靜修詩老覺胸中無墨汁畫譜云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謹者云畫士宵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弦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絃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丘之禍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對曰

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坡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象經

世傳象碁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若如今

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
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弁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湏溪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曰間屈忽忽萬古咄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詔首

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李光弼中渾之戰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胡致堂云中渾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郭子儀相與犄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工多舟必破四公子暴奕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

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
生乎或問予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澗之戰
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
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
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
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
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
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

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
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八卷



